

## 第六回 沈夫人打草驚蛇 俞縣尹執柯泣鳳

詩曰：

一天驟雨亂萍蹤，藕斷絲連訴曉風。  
幅素實堪書夢譜，懷衾誰許破愁胸？  
遂平義重能操介，上蔡緣艱未割封。  
好事多磨休躁急，且同阮籍哭途窮。

話說衾兒清早奉小姐之命，送扇還喜新。但知防近不防遠，不知夫人已在天井裏看金魚，竟望廂廊就走，開角門要往書房來。那夫人，昨日因喜新在裏邊出去，已存個防察念頭。今見衾兒光景，遂趕上一步，喝住道：「要那裏去？」衾兒開角門時性急了，拔門甚響，楚卿在書房裏聽見，恐怕不是衾兒定是採綠，趕來一望，祇見衾兒嚮內走，卻不知夫人立在轉彎處，高叫一聲姐姐。夫人探頭一望，見是喜新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好大膽！喜新纔來，你就與他勾搭了。昨日他進來做甚麼？如今你出去做甚麼？從實供招。」衾兒道：「他昨日何曾進來？」夫人一掌打去，衾兒急舉手一按，不意袖裏撒出扇子。衾兒急去拾著。

夫人奪來看時，卻是一柄金扇，小姐的字在上面，也不看詩句，又一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不在家，你引誘起小姐。朱媽媽，快拿拶指來。若素這不長進的，快走出來！」那朱媽媽正在廚下催臉水，剛進角門，聽得裏邊打罵，立住腳，嚮桶子眼裏一瞧，探知緣故。忙走進書房對楚卿道：「你們做甚事？小姐寫扇叫衾姐送你，被夫人搜著。如今小姐、衾兒都要拶哩，你快些打點。」說罷，轉身入去。

楚卿原是膽小，喚衾姐時，看見夫人，不覺大驚。及聞得裏邊鬧嚷，雖聽得不清，膽已驚碎。今見朱媽媽說小姐衾兒都要拶，一發嚇壞。想：閨門如此，怎得小姐到手？今後欲見一面，斷不能了。若不早走，決然被辱，不如去罷。急走出來。喜得門公不在，忙到冷靜寺前。要畫圈時，又忘了帶墨。往寺內來，祇見東歪西倒，沒有一個和尚。尋著一個陀道人，問他借筆，他說師父化緣出去，鎖在房裏。楚卿十分焦躁。忽見一個行灶在那裏，又問陀道人要水，他說沒有水，祇得吐些津沫，把指頭調了灶煙畫在牆上，弄得兩手漆黑。尋水淨手，躲在裏邊不敢出來。清書望見牆上有黑圈，進來尋著。楚卿道：「你快去拿巾服木梳來，叫蔡德收拾行李，問店家取十兩銀頭，算還飯錢，速速到這裏起身。」

不逾時，清書把巾服木梳取到，替楚卿改裝，仍做起相公。蔡德已至，兩邊問了幾句，遂走出城。吃過飯，覓牲口上路，方纔放心。一路上三人各說些話。此時四月十八，天氣正長，到遂平未黑。

下了牲口，報進衙門。俞彥伯迎入後堂，各敘寒溫，茶罷，飲酒。彥伯道：「前日聞兄在上蔡，特差人迎候，不知臺駕又往何所。」楚卿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另日細談。」彥伯曉得路途勞頓，遂收拾安置。接連三五日，顏伯見楚卿長吁短嘆，眉鎖愁容，問道：「吾兄有何心事，不妨與弟言之。」楚卿道：「忝在世誼，但說無妨。」遂把前事細述一番。彥伯笑道：「原來有此韻事，待弟為兄謀之。」楚卿急問：「兄有何良策？」彥伯道：「長卿與先父同年。那長卿的夫人，是上蔡尤工科長女，尤工科夫人是米脂縣人，他到舅家時，弟自幼原認得。一來是年伯，二來是相知，今與兄執柯何如？」楚卿揖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德銘五內了。」彥伯笑道：「纔說作媒，就下禮來。若到洞房花燭，不要磕破了頭？」大家笑一回。明日，彥伯收拾禮物往上蔡來。

再說沈夫人那日見了扇子，把衾兒打了兩掌，叫朱媽媽喚小姐出來。若素聽得大驚，卻有急智，對朱媽媽道：「你且順我的話就是了。」遂走出來。夫人罵道：「好個閨女！」若素道：「母親不曾問得來歷，實不干衾兒之事。孩兒素守母訓，祇因昨日朱媽媽傳詩題回來，喜新在外看見，說：『我也會作詩。既小姐能詩，我有扇煩你央小姐題寫。』朱媽媽祇道孩兒會作，竟拿進來對孩兒說。孩兒想，喜新不過是書童，那裏會作詩？因叫朱媽媽對他說：『你若果然作得好，小姐就替你寫了。』原是哄他，不意朱媽媽出去，喜新的詩已寫就，拿進來孩兒看時，卻作得好。因想，父親年老，若得喜新在此，甚可替父親料理，不好哄他。又想，閨中詩句，豈宜傳出？故此寫唐詩一首，叫衾兒送去，吩咐他下次不可傳詩進來。不意母親知道。其實衾兒無過。就是喜新昨日進來，方纔母親又看見，或者為討扇子，亦未可知。母親不必過慮。」夫人聽了，纔把扇子上詩一看，卻是杜甫七言《初夏》一律，後題「夏日偶書」，又無圖書名字，方息怒道：「衾兒何不早對我說？且問你，喜新的詩呢？」若素道：「在房中。」就叫採綠去取來。

夫人看了，驚道：「這也不信。朱媽媽，你去喚他進來，我問他。」又嚮若素道：「你的詩呢？」若素也叫採綠取來。夫人看完了，說道：「雖是春閨，在婦人則此詩甚美；在女子，還該清雅些。衾兒，你同小姐去罷。」

停了半日，朱媽媽進來道：「喜新不知那裏去了，到處尋不見。」夫人叫問豆腐店，也說不曉得。心上疑惑：難道聞我打衾兒，他就驚走？到書房看時，件件不動，桌上攤著幾本書，是《二十一史》。再看床上，枕頭邊一隻黑漆小匣。開看卻是副牙梳，一瓶百花露油。大疑道：「這是京裏帶來若素梳頭的。」匣下壓著兩幅紙，一幅就是《春閨》詩，一幅是《夜讀有懷》。連看幾遍，想：此子也奇。遂拿了梳匣到小姐房中，問：「這瓶油，那個送與喜新的？」衾兒道：「並不曾有人出去，那個送他？」若素道：「他既有牙梳，豈沒有油？」夫人道：「喜新的詩，你見過《春閨》一首，還有《夜讀有懷》一首？」遂把詩付與小姐看。

若素看了，心中了然，故意道：「據詩中意思，卻是為著衾兒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他第一句說『嬌客何人識韋皋？』韋皋未遇時，為張延賞門婿。延賞惡而逐出。後韋皋持節，代延賞。此句是喜新譏我不識人；『槐蔭未擎鸞鷲足』，是宮槐之下，未列著鸞序鸞班，喻未仕也；第四句是為婚姻而羈絆；第五第六是未成就的意思；第七句『微服不知堪解佩』，昔鄭交甫游漢皋，二女解佩，今變服而在門下，不知能遇否，則他非下人可知。末句『且憑青史伴閑勞』，古詩有『閑勞到底勝勞勞』之句，他明明是無書不讀，閑在此間，借史以消遣，則其不為做書童而來可知。」若素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與康宣華學者之事一轍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喜新不見回來，必是驚走。他若戀著衾兒，必不去，若不獨為衾兒，決不來。」若素道：「來與不來，母親將何以處之？」夫人道：「若不來，也罷；若是來，我把衾兒配他，憑他去。」若素道：「母親高見，極是。」

正說話間，祇見長接的家人回來，說：「老爺已到省下，著我先回。欽限緊急，五月不利出門，吩咐家人作速收拾。二十六到家，二十八就要起行。」合家大小，各去打點。

到了二十四日，俞彥伯備禮拜見沈夫人。夫人以母親鄉黨，又係年侄，出來相見。茶罷，彥伯說起作伐之事，夫人道：「本當從命，但一來老身祇生此女，不捨遠離，二來寒門並無白衣女婿，三來女婿必要見面。今行期迫促，不假訪察，待一二年旋歸領教罷。」彥伯見事不可挽，打一躬道：「伯母以旋歸為約，決不於福閩擇婿了。小侄專候歸旌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盛儀絕不敢領，祇還要借重一事。前日，有個姓吳的，也是鹿邑縣人，投舍間作書童，取名喜新，老身愛他聰俊，許把小婢衾兒配他。不意那日，衾兒出去開角門，喜新推角門進來，老身不知就裏，疑其有私，責衾兒幾下，他就驚走。卻見他兩首詩，其實才堪駕海，志可凌雲，決非下輩。他說有個鄉裏在尊府作僕，不知此人可曾到來。若在尊府，情願將衾兒嫁他，聽憑去就，也是老身憐才之意。」彥伯道：「待小侄回敝衙訪問。但有詩，乞借一觀。」夫人命朱媽媽取出。彥伯看了道：「據這詩口氣，決是國器時髦，豈肯為著尊婢？必是慕令愛才貌，故作此游戲三昧。伯母既是憐才，還該斟酌，待小侄訪的回復，何如？」夫人答道：「老身豈不明白？但此人頭角未嶸，門楣未考，輕易允口，豈不令人見笑？這事斷使不得。若訪得著，祇把衾兒與他便了。」彥伯聽了，料這事難成，祇得作別出門，竟回遂平。

次日纔到，楚卿急問道：「消息如何？」彥伯把上項事說一遍，楚卿頓足，情急起來。彥伯道：「他歸期尚遠，兄何不先娶衾兒，聊慰寂寞？俟來歲鄉試中了，那時小弟從中竭力，亦未為遲，何必如此愁態？」楚卿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一夫一婦是個正理，不得已無子而娶妾。若薄幸而二色者，非君子也。況若素才貌無雙，那一種端莊性格更是希有。小弟與他說到相關處，他也不叱，也不答，祇漲紅臉說道：『你出去罷。』何等溫柔；及宋媽媽怪弟闖入內室，他說奶奶著我送花來，何等回護；小弟假說要線，他即喚衾兒取線，何等聰慧而順從；及夫人回來，小弟臨出門，叮囑他寫扇，他又急急吩咐『夫人在家，斷不可進來』，何等體諒。」說到此處，大哭起來，又道：「小姐說，閨中字跡，斷不傳人，卻又不拒絕我，特地寫著扇子，悄悄喚衾兒送出，又不知多少幽情謎語在上面！今忽天各一方，教我怎撇得下？」竟哭個不止。彥伯道：「不許過慮，好處還在後邊。今兄且在此與弟盤桓數月，待過了新年，科考還家，免生煩惱。」楚卿道：「雖承盛意，小弟在此一發愁悶，不如回去。在路上無人處，待弟哭個爽利。明日斷要奉別了。」說未完，門後來報：「外邊有一起奸情事。一個美婦女，同兩個花子解進來，請老爺昇堂。」楚卿聞知，止了眼淚，就出來看審。

未知所審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